

趙飛鵬 著

圖書文獻學考論

趙飛鵬





圖書文獻學考論

作者◎趙飛鵬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圖書文獻學考論／趙飛鵬作．——初版．——臺

北市：里仁，民 94

面：公分

ISBN 986-7908-65-1（平裝）

1.文獻學—論文，講詞等

2.藏書—中國—論文，講詞等

011.07

94007002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趙 飛 鵬 著

圖書文獻學考論

校對人：作者自校

發行人：徐秀榮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5樓之2

電話：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3393-7766

Email：lernbook@ms45.hinet.net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印刷所：福霖印刷有限公司

西元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本書編號：

參考售價：平裝 400 元

ISBN 986-7908-65-1（平裝）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二

古詩

北極一首贈李觀

孫曰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
貞元八年與公同舉進士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沉鱗

孫曰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地也羈羽謂鵬沉鱗謂鯢也以喻已

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地也羈羽謂鵬沉鱗謂鯢也以喻已
與觀相
遇之意
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

蔡曰後漢馬武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此以為上應列宿咸能感會風雲杜甫夔府書懷詩風雲際會期變化

成一身誰言道里遠

蔡曰陶潛擬古詩不感激疾

如神我年二十五

蔡曰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李漢集序公生於大曆之戊申三年自

新刊經

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一

補註

迪功郎普慈

文謙詞源詳註

通直郎致仕淡齋王儔尚友補註

古賦

感二鳥賦并序



德宗自初即位憂勤恭儉圖治日切其
後稍怠頗好游畋追求玩好四方守宰
先意承顏爭進奇異以邀榮寵故河陽
有白鳥白鸛鵠之獻焉昔者燕丹為質
烏白其頭卒至傾國魯昭失政鸛鵠來
巢無何出奔夫豈太平之瑞耶今皆反
其自然之色禽之妖者深可畏愕嗜進
之徒乃以為瑞籠之入獻使其果為瑞
乎則將為麟鳳為龜龍遊于沼集于郊
以表國家之德則治郡者當與黃霸齊

昌黎先生文

卷第一

補註

(採自《中國版刻圖錄》)

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卷第八

錢起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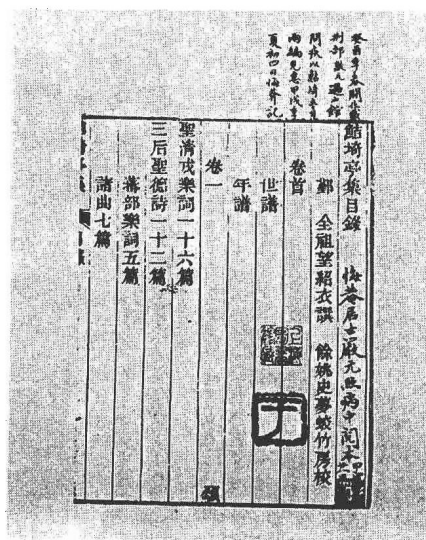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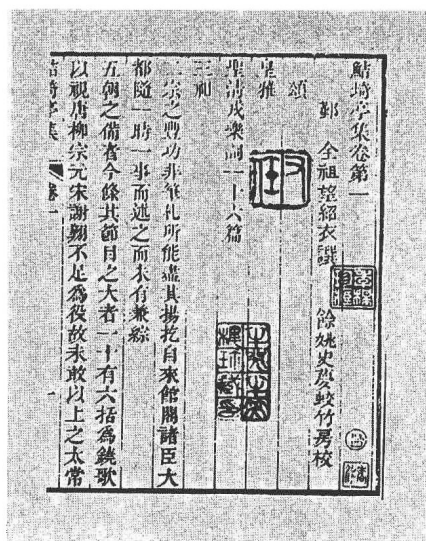
盧綸三十六首

司空曙二十四首

錢起六首

送畢侍御謫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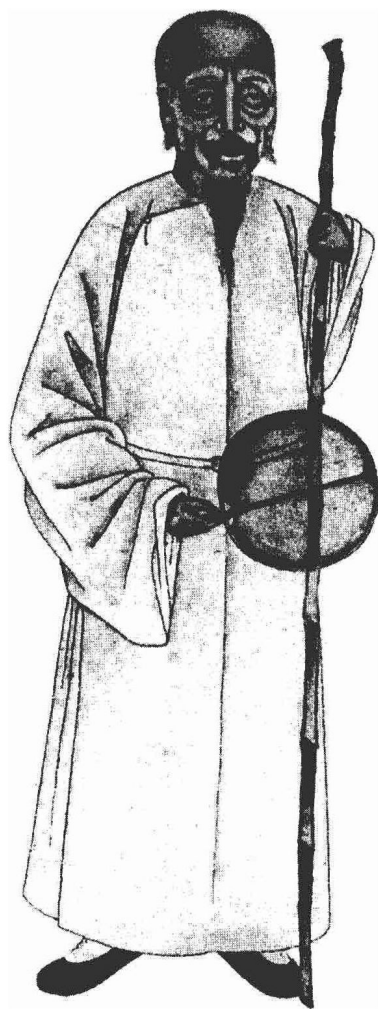
崇蘭香死玉貞折志士吞聲甘徇節忠盡不為
明主知悲來莫向時人說滄浪之水見心清楚
客辭天浚滿纓百鳥喧喧一騎上林高枝亦
難託寧差人世弃莫翻且喜江山得康樂白憐
黃髮老嬰身妻子朝來勸隱淪桃花洞裏舉家



《結埼亭集》嚴元照批校本
(採自《全祖望集彙校集注》)



全 祖 望
(採自《清代學人像傳》)



黃丕烈
(採自《清代學人像傳》)



洪 亮 吉
(採自《清代學人像傳》)



葉 昌 熾
(採自《清代學人像傳》)

序 論

圖書，是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象徵之一，而「藏書」這件事則是伴隨圖書一起出現的。殷商時代的甲骨卜辭，已經有專人保管且分類收藏的遺跡^①，證明我國圖書的典藏制度源遠流長。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每個時代圖書典藏的消長，與當時學術思想以及文化建設的成果是息息相關的，由圖書典藏的質量與數量，可以觀察這一個時代的學術風氣、文化傾向、人才分佈、政治結構等指標。換言之，圖書典藏與整體文化發展既是融為一體，又是互相影響的^②。

既然圖書典藏有如此的重要性，那麼從理論上講，圖書典藏的歷史，應該是歷史記錄或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核心之一^③，但事實並非如此。可以說，歷代政府藏書在歷史上一直不是主角，而私人藏書家更幾乎是被遺忘的一群。一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情況總算有所改觀。

清光緒二十三年（1879），葉昌熾出版其所撰《藏書紀事詩》六卷本，可視為我國學人全面而且有系統的研究藏書史的開始。葉氏在自序中說：

昌熾弱冠即喜為流略之學，顧家貧不能得宋元槧。視藏家書目輒有望洋之嘆。因念古人愛書如命，山澤之臞，

稿首黃識，縹緗既散，蒿萊寂然，可為隕涕。顧潤蘋先生（案：即顧廣圻）嘗欲舉藏弃源流，彙所見聞，述為一編，稍傳文獻之信^④。竊不自揆，肄業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錄、古今文集，見有藏家故實，即裒而錄之。初欲人為一傳，自維才識譾漏，絲麻管蒯，始終條理之不易。乃援厲樊榭〈南宋雜事詩〉、施北研〈金源紀事詩〉之例，各為一詩，條舉事實，詳注於下。

說明私人藏書極為重要但未受歷代史學家重視的事實。

受到葉昌熾的啟發，清末至民國以後，研究中國古代藏書史的著作就愈來愈多了。繼承「藏書紀事詩」這種體裁的有：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王謩《續補藏書紀事詩》；徐紹桀《廣東藏書紀事詩》；吳則虞《續藏書紀事詩》；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等^⑤。「藏書通史」式的有：袁同禮《私家藏書概略》；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等。「斷代藏書史」式的有：洪有豐《清代藏書家考》；王閻《明清蟬林輯傳》等。「地區藏書史」式的有：聶光甫《山西藏書家考》；吳辰伯《兩浙藏書家史略》、《江蘇藏書家史略》；何多源《廣東藏書家考》等。

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古代藏書史的研究進入了空前繁榮的階段，海峽兩岸的學術界，都出現了為數可觀的研究著作，為藏書史研究的深化與總結，貢獻了豐沛的能量。

臺灣方面，潘美月先生《宋代藏書家考》（1980），是第

一部全面研究宋代藏書家的力作，所考藏書家凡 162 位，〈緒論〉部分並從：1.圖書之採訪與讎校，2.圖書之分類編目，3.圖書之典藏，4.圖書之利用，5.圖書之存佚，6.藏書家之地區分布等六個方面，綜述宋代私家藏書的特色。爾後在潘先生與其他學者的指導之下，由各公私立大學中文研究所或圖書館學研究所培養出一批研究中國藏書史的青年學者，以學位論文的形式為主，推動了臺灣研究藏書史及相關學術的風氣^⑥。如從研究主題來看，還是以藏書家的生平與藏書事業為多，時代則以明、清兩朝為主。

大陸方面，早期因為老一輩的藏書家還有碩果僅存的幾位，如潘景鄭先生、顧廷龍先生、鄭逸梅先生、周叔弢先生等，主持整理出一些藏書題跋，也發表了一些藏書掌故的文章，延續了藏書史的命脈^⑦。80 年代以後，新的藏書史研究專著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問世，質量也超越從前。舉其大者，如鄭偉章、李萬健合編《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1986）；李希泌、張椒華合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1987）；顧志興《浙江藏書家與藏書樓》（1987）；徐雁、王燕均合編《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1990）；袁詠秋、曾季光合編《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1997）；程千帆、徐有富合編《校讎廣義—典藏篇》（1998）；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1999）；黃建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1999）；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2000）；傅璇琮主編《中國藏書通史》（2001）等。從整體研究成果的「數量」上來看，不得不承認：大陸學者是走在前面的，其中原因，應當和兩岸的學術風尚與大環境走向

有關^⑧。

二

在前述的新時代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是藏書思想與理論的研究。南京大學程千帆教授，在 40 年代，已經著手撰寫《校讎廣義》的初稿，將傳統的「校讎學」分為目錄、版本、校勘、典藏四個部分，其中「典藏篇」即是有關於藏書史的研究。該書於 1998 年由齊魯書社出版，共四冊，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中的一種^⑨。程教授在〈第一章：典藏學的建立與典藏的功用〉指出：「本書所謂典藏學則是研究我國古代書籍保管與利用規律的一門學問。」這個說法標誌著藏書史的研究已經從以藏書家生平傳記為主的研究，提昇到以「藏書」這一個整體文化活動為對象，探索其中的普遍規律、理論與方法，並試圖建立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對於藏書史的研究來說，這代表了思維的深化與研究範疇的擴大，顯然是一種進步。無獨有偶，筆者在 1999 年「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中提出了一篇論文：〈清代藏書學理論初探〉^⑩，是以葉德輝的〈藏書十約〉為例，探討清人對藏書理論的歸納，並嘗試提出「藏書學」的學科名稱。當時筆者還無緣見到程教授的著作，會後才經由南京大學周勛初教授的慨贈，得以拜讀程先生之書。對於自己以為頗為大膽的提法，竟與前輩學人暗合，私心甚覺振奮！

除了程先生的著作之外，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一書，提出了私家藏書應該與整體文化結合起來研究，「由於私家藏書有如此鮮明的特點，以及在藏書過程

中不僅有主客體間相互關係，而且有主客體與社會環境、地域風尚、文化傳統等多方面的相互關係，因而私家藏書不僅要從藏書史的角度加以研究，更要從藏書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私家藏書是一項私人對典籍進行收藏、整理、研究以及傳播的文化活動，私家藏書文化即指在這一文化活動中所呈現的物質與精神方面內容的總合。」^①這無疑也是推闡藏書史研究的新方向。與此相近的著作還有程煥文《中國圖書文化導論》（1995）、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1999）。

藏書文化還有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是「藏書家的學術思想」，就這一點而言，臺灣學者在對各別藏書家進行專題研究時，多少會觸及到。如筆者所撰《楊守敬之藏書及其學術》（1986），除了探討楊守敬「觀海堂」藏書的情況，也分析歸納楊守敬的文獻學成就。不過，中國古代藏書家人數眾多，有重要貢獻及歷史地位而尚未深入研究的藏書家還很多，因此這個方向值得研究的題目也不少。

綜合以上所述，海峽兩岸學術界對中國藏書史的研究，可以說是各有千秋。大致來說，臺灣方面著重藏書家生平考察、學術思想分析；大陸方面則因相關資料較多，著重於藏書史的客觀描述、藏書與文化的互動關係。

三

筆者多年來一直以中國藏書史為研究基礎，於清代藏書家之生平與學術尤為措意。由藏書家生平及學術思想的研究出發，探討文獻學各個方面，如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是筆者學術研究的主軸。近年來，更嘗試將文獻學研究的觸角，

延伸至其他學科之領域。因為中文系出身的關係，首先接觸到的，即是文學領域。

原來中國文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當中，衍化出琳瑯滿目的各種文體，如詩歌、散文、騷賦、樂府、駢文、詞、曲、小說、戲劇等，展現出「千巖競秀，萬壑奔流」的滂礴氣象。因此古人常常強調「辨體別體」的重要^⑫。但是一種文體通行既久，作家作品日眾，難免因循襲套，自成窠臼。久而久之，此一文體逐漸奄奄一息，無復生氣。王國維所謂「文體始盛終衰」者在此^⑬。為了救亡圖存，於是有種種追新求變的努力，「破體為文」是切實有效的方式之一。宋詩對於唐詩的繼承與超越、新變與代雄，正是因為宋代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以「破體為文」、「詩思出位」的努力，而形成文學史上足以和唐詩分庭抗禮的宋詩大觀！受到這個觀念的啟發，筆者認為文獻學的研究也可以往跨領域的方向發展，例如「文獻學與宋詩」，即是筆者自 89 年通過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以後的最新研究方向，在本系張高評教授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之下，已經有初步研究成果。今後筆者將賡續完成有關此一論題的研討，發表研究成果。

四

本書所收錄的，是筆者近幾年來的研究成果，論述所涉及的主題，大別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藏書家或與藏書有關的思想研究，大多數是由正面加以整理闡述，也有針對前人疏誤之處予以辨正者，如〈藏書家分等說商榷〉，對學界相沿成習的觀點提出質疑。其他如